# 引子  
+ k3 i. g& P3 \( q, W2 W! y8 x' p  a  
沪埠经纬酒店，三十三层，豪华客房: l\* P\* ~& r  s  
  
「啊，啊，啊，你轻着些，奴家受不住。」淫靡的叫床声不断。! ?. w) l) S5 l! v  
5 V( Z& s. ~: H# y( U\* O! |- k  
「哼，哼，哼。」男人粗重的喘息声。  
  
「啪，啪，啪，啪。」3 F8 K. e- c' `) e  
  
这对奸夫淫妇显已到了情浓之际，春光无两。  
; x9 a( [; w- o# B. m  
汗水，淫叫，晃荡的奶子，黝黑的鸡巴，种种风情，不一而足。  
  
事毕，张然撩起耳边鬓发，贪婪的吮吸着男人垂软下去的黝黑鸡巴，莫看男人斯斯文文，在床上竟是一把好手，稳如张然，也被他肏到淫叫连连。% f$ o, B6 X3 |/ p% q" ]3 ^  
+ ]' ?3 x$ K, Q! e  
男人惬意的呻吟着，被张然娴熟的舌技折服，再次挺枪上马，这次张然再不由着他，翻身在他身上坐下，再次坚硬的鸡巴几顶到花心。, J$ [; b3 }! z& r  
- @! M2 x4 W6 @, }6 X4 F0 c2 L  
柔软的臀肉击打到男人坚韧有力的大腿上，发出了令人愉悦的声响。浑圆的乳肉也随着节奏似水波般荡漾，男人无比满足的看着，双手自然而然的抱住张然细腰，胯骨更是随着节奏用力上顶，肉棒无比残忍的撕扯着柔嫩的腔道，这是一场灵与肉的交锋，更是一场彼此打开心防的狂野性爱。) Q/ i7 Z& ^' K2 E2 \  
  
任谁也想不到，就在两小时前，两人还在谈判桌前极限拉扯，而现在，两人已可以共处一室，彼此卸下厚重的盔甲，一同分享压抑许久的爱意。0 y" S- K" o- E- g# x& v  
% Q+ G1 f% i& b+ A  
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抓你。」杜德运搂着早已脱力的张然，带着无尽的自责说道。  
  
「我美不美？」张然没有理会他，自顾自的问着，不待杜德运回答，紧接着问道：「你愿不愿意娶我？」6 s3 l8 S% C- u; P% M  
  
「我。」杜德运迟疑了半刻，张然执拗的偏过头去，良久，杜德运温柔的吻过张然天鹅般的脖颈，一路向前，最终两唇相依：「我愿意。」  
$ X& q( m8 C' }4 p! |1 X  
「嘻，你早已抓住我了。」张然勉强露出一个笑容，深情的回应了他的热吻。  
  
「跟我回去，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结婚。」杜德运柔声说道。! l7 s% E# H# I1 ^+ m7 b' o  
' W3 n" z4 k. p3 ^- z5 [, s/ o  
「好，我们拉钩。」8 x6 a  I1 r) k) t' V, r9 S, G  
1 u. B' U5 Y% c3 D+ }) {6 ^# f  
「嘭！」剧烈的撞击之后，伴随着不断翻转的视野，押运车被撞飞老远，同时也撞飞了张然的幻想。7 n8 w; s: {, t5 l3 e8 N9 E1 T' `  
) ~: N" g9 e% ~6 @  
「杜德运！」张然不顾形象的大声嘶吼着：「救命啊，快救人。杜德运，你不能死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我最讨厌言而无信的男人了！」  
\* V- H# C5 P7 W4 N- x& n  
「张然，关于你参与新型毒品贩运一案，经过查明，该案件证据链不清晰，事实不清楚，本庭宣判你无罪。」% `2 Z" Y6 a" f7 ?  
  
「你一定要好自为之。」庭审过后，审判长单独约见了她，苦口婆心的劝说道。4 I- Z$ y( z\* A1 ~  
  
「沈星宇，我拜托您一件事情。」  
  
「又是何苦来哉，我这边手头的事情忙完就去找你。」8 n0 Y( |6 n( M0 p; d4 Z" o  
  
当天，张然身着婚纱，在ICU里和杜德运举行了简易婚礼，司仪是撒克逊的埃瑞克修士，宾客寥寥。两个月后，杜德运从ICU转移到了普通病房。同月，杜德运被专机送往羊城。  
  
一年后，张然抱着刚出生的孩子，在杜德运耳边温柔轻唤：「德运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给他取名叫杜思文，我做到了，我没有让你老杜家绝后。你什么时候才能醒来？思文，叫爸爸。让你爸爸快些醒来。抱歉，没经过你的同意就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，希望你醒过来之后不要怪我。」  
  
「哇，哇，哇。」杜思文没心没肺的哭着。  
  d) s1 m- a3 Q# b  
千里之外的金陵，庄严肃穆的金陵人命法院，一场最为重要的审判也进入了尾声。「林远为，犯滥用公权罪，以权谋私罪，教唆旁人制作毒品罪，恕罪并罚，判终身监禁，剥脱政治权力终生。」  
  
夜，林远为自杀。  
  
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，祸乱全国数年的新型毒品案件似乎因为林远为的死去，而画上了句号。! h8 V: g! t7 }' g/ W  t- h  
; J, C. Y9 S' o' w) C  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二十年过去，新的邪恶已然滋生，而这次，事情要从羊城的一个普通出租屋说起。2 \4 B3 I3 D" ~4 `0 k' w  
  
「扑街，丢雷老母。」一个白胖小子灰头土脸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手里的大串钥匙摇的叮当作响：「搞咩折，好好的房，搞的和猪窝一样，你们是猪咩？给我打扫干净，下次来还是这样，非涨你租金不可。」  
: g1 q% Q1 I; o6 u) h7 t. h  
「扑街，要不是租金给的痛快了，我现在就让你们搬出去信不信？」白胖小子骂骂咧咧的去了。. y) l) z+ S. ]; h/ H9 H7 q  
9 V. n3 y; E" u" |' V7 D  
「喂，杜老板你财源广进。中午咯，还照旧的咩？」路过卤货店门口，热情的老板喊住了他。  
9 q- p" y4 U3 K9 V\* O  
「嘿，照旧照旧，扑街仔啊，看到房子弄成那样，没心情食饭的喔。」白胖小子一脸悲怆。% D" B! F. a# c. h\* `: r  
  
「放心啦，最新鲜的白切鸡，刚刚出锅的喔，吃了包你一天心情舒畅的啦，大老板没必要为了一套两套的房子生气的啦。」老板娴熟的剁着鸡块：「哎呀，拿去食啊，不能收你的钱喔。」+ o& j9 M: u) w! Y5 ?  
  
「丢累，还是你懂事，下个月减你的租金。」白胖小子哼着歌，拎着白切鸡，晃晃荡荡的走了，卤货店老板笑意盈盈。  
  
路过首饰店，取了一早定下的项链，又从蛋糕店取了蛋糕，晃晃荡荡的回家去也。  
; B. P; c- e' W6 \) q& j9 l9 T  
「我亲爱的老妈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」白胖小子谄媚的把项链拆了，亲手给母亲戴上：「唉，爸呢？今天是老妈生日，他怎么能不在家。」% H2 J9 x& c0 p/ o8 c  
/ P8 o+ i" P, \! t  
「油嘴滑舌，你以为爸爸和你一样，整天晃荡，他不要上班的吗？」张然嗔道。岁月在张然的身上终归是留下了印记，饶是保养妥当，她的眼角也不可避免的生出了皱纹，二十年的时间，足以改变许多事情，永葆青春，不过就是妄言罢了。1 p0 `& G% y+ W1 H7 ^\* Z' T) r  
0 N7 |. M  \8 n9 y$ p0 e( S6 ]+ ^- D  
「上班哪里有给妈过生日重要，不行，我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回来。」白胖小子自然就是杜思文了，他自幼被杜德运惯的狠了，每每张然要教育，总会被杜德运劝下来，事到如今，大学是没能力上了，大专又不愿去读，好在张然还有些资产，便在羊城买了些房产，由他专门收租过活。3 d# R/ U& w( y( E8 O  
  
「你看看你，现在皮成什么样子了？也就是你爸拦着，将来你一个人怎么过哦。」张然看孩子不着调的模样，不禁一阵心酸。9 k! ?0 M7 k! D! v" d0 G  
  
「唉，妈，妈，妈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您绝对会开心的。」杜思文咧着嘴角，颇有深意的说道。  
0 g  }# n; ^# H( `$ ]6 o  
「你说，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好。」张然也是无奈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宝贝儿子的呢。  
  
「当当当当，看，这是我网授的毕业证书，正宗一本学位，怎么样，这样您放心了吧。」杜思文献宝似的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小的学历证书。  
5 i) w  q) R. ]% z! q  
「切，才这么点大小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妈我当年的证书有多大？」张然不屑的笑着，不过却还是把那份小小的证书搂到怀里：「不管怎么说，你将来出息了，也不至于被旁人瞧不起。」\* C5 H  n+ G. K  
6 g$ D/ N5 @. W2 B# D5 @  
「您这怎么说的，虽说不是什么重点大学，而且还是函授吧，可这也是正儿八经的证书，您说是不是？」杜德运心情大好。  
! c/ s+ Q9 [% u\* b  J- c  
「是是是，我的孩子出息了，妈妈为你骄傲。」张然抱住了孩子，聊作鼓励。  
- m& g  @# k! b  
两人又聊了一会，这个杜思文还算孝顺，妈妈在厨房忙碌，他便在下面打下手，不多时，桌子上已放的满满当当，灶台上的母鸡汤沽嘟嘟的冒着热气。张然又给杜德运打了电话，这不，娘儿俩就专门在桌上等着一家之主回来吃饭。% `- |8 [. t: ]$ B% r  J/ c: g& y  
  
「我亲爱的老婆，生日快乐。」杜德运进门就给了杜德运撒了一包狗粮，两人热拥许久才注意到他：「哟，思文来啦，女朋友呢？」  
. b& P+ k3 m& m9 r9 U4 ~1 T, \_  
「看来我真不该来，打扰了您二老秀恩爱了，您二老这是把狗栓起来宰啊。」杜思文不满的哼哼。  
. [( h0 ~9 c\* m; B  
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着饭，杜德运还少有的倒了两杯酒，父子二人小酌两杯，不料在最后吹蜡烛的时候却出了事。3 q9 m3 l" N/ X5 {' `& x5 T6 g  
  
当时杜思文正在起哄说许愿二老给自己再生个妹妹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这温馨的时刻。; S; u+ f3 V2 i8 i6 p  
- q- O( E& e0 D6 |: V( l  
「杜思文在家吗？这是传唤书，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。」门外是两个警察，用着公事公办的态度机械的叙述着。  
  
「我，我是，什么情况？」杜思文怂的躲在了张然背后。5 z# q! G" ~: T  F& I" V  
  
「你是杜思文对吧，请和我们走吧。」警官说着，拿起镣铐就要上来拿人。  
4 ~& H& e/ o# L. c7 c  
「唉，我没犯法，凭什么要带我走？」杜思文大声嚷嚷。杜德运一时也楞了神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一向遵纪守法的家里，为什么会突然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。6 l1 @  D/ ?9 X  
+ p" E! g2 f0 N5 O" O  l1 ^\* c/ k  
「思文，不要怕，想来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只不过这位警官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要带人走，还请宽限几分钟，我们还有愿望没许完。」张然不动声色的说着，又提点一句：「我建议你们确认一下，到底是不是到这个地址来拿人。」  
  
「这恐怕不行，对不住了，确认无误，带走。」警官嘴里骂骂咧咧，又往前挤了几步，只不过杜思文依然被张然死死的护在背后，若不是有执法记录仪，只怕警察立刻就要动粗。\* C% h& b\* ~7 Q. \_) p( A; s+ M7 U  
8 e! M\* [& x! l' \_8 i  
「传唤而已，不用这样的吧？」张然依旧慢悠悠的，着实恼人。  
  
「一次警告，你这是在妨碍公务，请立即让开。」警察已掏出了警棍，作攻击状。8 T& F: l4 K4 W3 n# m  
2 L9 P. Q, L. A  
「好。」张然的怒意稍显即逝，将一直拦在背后的杜思文拉了出来，认认真真的帮他整理着衣领，又稍稍梳理了头发，吩咐道：「思文，记住，和警官回去之后，他们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记住，你是杜德运的孩子，到哪里去，都要行得正，坐的端，不能给爸爸丢脸，知道了吗？如果你确实犯了事，那妈妈也保不住你，可如果你要是没犯事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人锁了去，哼哼。」  
0 s/ H, x8 E. H! U" W9 r! p- x  
张然冷哼数声，本该柔美和善的美目里陡然射出一丝厉芒，将那手持警棍的吓了一个踉跄。6 C  d8 M- r4 q4 a, h  
$ [\* j8 f+ ~) h4 G: I  E  
「妈，爸，我不走。我没做错事，也没犯法。」杜思文嚷嚷着，可惜银手镯岂是那么易相与的，好好的生日宴，倒成了分别宴，张然已不知多少年没发过这般大的火气了。! I5 v\* C8 ~1 k4 V, n$ n" \_: o  
  
（下面借用一下某人的人设及名字，望原作者勿怪。）, p0 q) Q. @! g& \  
$ ^  O, D0 y" Y$ y" Y. O# b6 ~  
羊城审讯室，杜思文稍显肥胖的身体被卡在审讯椅上，他是一丝也动弹不得，极为难受。  
1 F! Z. z% r2 y. p& [; N1 \_: M  
「杜思文，这套房子是你在出租的吧？」  
  
「是。今天上午刚去收了租金，怎么了？」  
  
「好，那签字画押吧。」1 m/ {9 \_( o5 O- w3 h+ h; m, s' y  
0 l6 a\* ?; b: {' u0 G5 m7 W  
「什么和什么？怎么就签字画押，你好歹告诉我犯了什么事吧，不带你们这么办案子的。」杜思文控诉道，肥胖的身躯在椅子上不停的扭动着。  
  
「什么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还需要我多说吗？」警察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，铁皮放出了令人战栗的声响，杜思文被吓住了，不停的反思着，暗想莫不是拿了卤货店的鸡没给钱？  
  
就在杜德运胡言乱语，交代不该白拿卤货店老板的鸡，而警官却以为他是在耍阴谋诡计，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外传来清脆的敲门声。  
$ Q  F6 D: Z( q! `# X  
「小李，突击审讯啊？」一个温柔的女声从外面传来。. \_- J0 L2 ?0 q( k  
( A; {' |7 k- y3 U, K2 V  
「谭，谭梦薇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」  
  
「刚下班，正好看到这里灯亮着，就过来看看。怎么回事，说说。」- P: e! G1 T# e$ E! I+ ]  
  
「房子里吸毒死了个人，这二愣子房东竟然说他不知情，正审着呢。」  
  
「又是吸毒啊？最近吸毒案子怎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你们禁毒组是不是又偷懒了？」  
\* E: I: z' `0 A  
「我能进去吗？看看你嘴里的房东是什么来头。」  
  
「您请。」( K\* v5 y\* j5 B/ W% \_, F  
  
那个在警官口中的谭梦薇局长慢慢走了进来，一身警服，和张然差不多年岁，一头短发，英武中又带着一丝媚气，可知此女年轻之时该有何等姿色，看到杜思文之后，给他一个不易觉察的笑脸，随后坦然的在座位上坐下。  
8 ?. I- X3 Y3 y$ u8 O  
「杜思文？」谭梦薇笑着问道。  
  
「谭局长，什么吸毒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冤枉的。」杜思文立马嚎了起来，涕泪横流：「哎哟，死人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死了人，我那房子还怎么租哟。」  
  
「小李，你看看这个。」谭梦薇在电脑上输入了些什么，随后杜思文的家庭关系就显示了出来。& Q' J# H/ m. ?( A  
  
那警官越看眼睛越大，最后用一个极为复杂的眼神看看谭梦薇，又看看里面的杜思文，现在的他，甚至能看到几丝惶恐之色。  
3 w6 s2 e/ t8 C& V  
「你觉得，这样的家庭，儿子都靠着收租过活了，需要吸毒或者贩毒吗？再说，他这么胖，像是吸毒的样子吗？恩？」谭梦薇眉眼一挑，看向失魂落魄的警官：「我听说，你们还是直接从人家里拷走的？传唤而已，需要手铐吗？警务条例是不是该重新学一学了。」说到最后，所谓的笔录被谭梦薇拍的啪啪响。  
  
「那我立刻放他出去。」警官说话舌头都开始打结了。& e  Q\* C4 r4 P0 l1 C  
$ f: k0 Q8 `% H3 A  `4 S  
「放什么放，他是房东，在他的租屋里因为吸毒死了人，该审就审，只不过，注意工作态度。」谭梦薇一语定乾坤，又敲打道：「你们的辛苦我也看在眼里，只不过，下次做事的时候，麻烦动动脑子，想想后果。」  
; p% n" @$ \_! C" @! y! b6 y  
「是，是。」  
9 t/ J7 H" y: p# ^1 Y  
「这份笔录我拿走了，你们重新审。」谭梦薇终归还是帮了她的手下一把，如若这份儿戏一般的审讯记录被张然亦或是杜德运看到，不知又要惹上多少麻烦。& j) m" S6 S8 d2 ~# `2 i1 i  
  
杜思文后续如何被优待不提，谭梦薇却忧心忡忡的打通了谭伯伟的电话：「喂，哥，现在说话方便吗？」- b) a# D) I+ l1 y7 B! D) ?  
  
「嘘，我妹电话。」谭伯伟刚刚睡下，看到梦薇的工作电话，只能在床上接了，示意一旁的宋晓雯闭嘴。「我的缉毒大英雄，这么晚了，怎么想到给你哥打电话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」, j6 s" T; E3 t+ h; ~  
  
「哥，确实出事了，还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新型毒品吗？」6 d. [2 [, p1 l' ]" M' \_  
; P( P. r; u# E; }4 f1 |  
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那么多年了，该销毁的销毁，该杀的杀，该埋的埋，就连配方都被销毁的渣都不剩，你提这个做什么？」谭伯伟疑惑道。  
  
宋晓雯不可置信的瞪着大眼睛，听到了二十年前的事情，一个不好的预感涌了上来。  
; `. A7 B( X/ k4 ^6 F% J  
「今天在羊城死了一个，尸检已经出来了，成分和二十年前那个极为相似。」谭梦薇一语惊人。  
  
「什么？难道当年还有漏网之鱼？」谭伯伟大惊：「二十多年了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，不行，这里面蹊跷太多了，不是你我能左右的，必须立刻上报。」  
  
「这个你放心，已经在整理材料了，明天就报上去。我有个思路，你帮我参考参考。」8 r+ g, n0 V$ \. \_8 h6 l  
/ T7 A+ ^; E7 q) c4 G' f, Q  
「你说。」0 T" O' F: I; s% P/ q# b2 s  
( X, K\* y% o8 p$ i% o\* L. C  
「当年是不是跑了一个叫欧阳栋的，后来一直没抓到？」  P' O( r! Y! [( z0 X  
  
「欧阳栋！」宋晓雯的银牙咬的嘎嘎作响。\* w1 F7 K0 i  P  
  
谭伯伟看到爱妻炸毛，安抚两下，压低声音问道：「你有多大把握？」  
3 ?9 J% [5 T\* a: [3 v- a8 ]  
「没有，这是女人的直觉。」  
  
「谨慎处理，这事情没有你我想的这般简单。」  
3 R$ ]; \# {' I4 v1 W4 X/ R; Y  
# 入局9 T" O: H0 T& p9 {  
$ c\* i  e9 \: o( R) s( z+ y  
「谢谢两位警官送我家孩子回来。」张然依旧是那般沉稳无畏的样子，带着笑意和带走杜思文的两位警官打着照顾，一边还邀请他们进来喝茶。6 W5 \, z6 q4 ]\* X  
  
「不了，不了，杜夫人，一切都是个误会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」小李颈后满是冷汗，小心翼翼的措辞，但求不要在得罪到这位神人。3 y9 P7 E9 A  c  
! I$ u0 ], K5 M( I5 x5 X6 Z  
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杜夫人，茶就不喝了，公务在身，对不住。」小李推搡着同事急急下楼。% }# \_. i% [" z6 d, a  
  
张然却道：「就这般走了么？没有其他要说的了？」  
" ]5 Y: B" L' U0 }7 Q& Z  
「杜夫人，您大人大量，昨晚是我们行事唐突，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下次这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。」小李又赔笑两句，这才得以脱身。. L) V5 U1 O9 [. j& L0 m  
  
「扑街仔。」杜思文骂了一句，吐口唾沫，可怜兮兮的和张然抱怨：「妈，他们欺负人。」  q4 y\* N) W+ X: ]  
% d1 U; \_5 x: M$ {( e5 L& i; P  
「好孩子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不和他们一般计较，回来就好，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的白斩鸡。」张然看着受惊的孩子，满脸慈爱。  
  
「妈，他们说他们说在我租的房子里死了人，还是吸毒吸死的。」杜思文啃着白切鸡直呼真香。  
! p7 o1 d" X, K6 p- y8 M  
「呸呸呸，什么死人不死人的，晦气。不足说了，去给太公上个香，驱驱身上的晦气再吃。」  
, L! t: v\* E+ o# w  A/ c  
「奥。」杜思文不满的放下手里的鸡块，沐浴更衣，上香去也。  
  
「按你这么说，那栋房子都不能要了，找机会出了吧，卖了的钱重新买一栋给你收租。不要想着偷懒，告诉你，租金必须要单独上门去收，自己做好计划，一个月收一轮，不然成天没事做，迟早变成个废人。」张然苦口婆心，为了让孩子活的好，又不想让孩子成好吃懒做的懒汉，着实是费尽了心思。9 O6 A2 ~4 V8 ?/ R1 a0 A  
  
「知道了妈。」杜思文哪里听的进去这些说教，奔着白切鸡就杀了过去。  
  
「妈妈只想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的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」张然暗想，由衷的摸着杜思文柔顺的头发，眼眶里擒满了泪水。  
. U; `% M7 E: h3 i$ y  
「妈，你做的鸡真好吃，煲了汤没有，噎的慌。」# \- U\* D- ^) F  V  P  
7 W- Y+ X2 u6 ~) ^  
「有，妈这就去盛，你慢点吃，饿死鬼投胎一样。怎的，昨晚他们没管饭？」  
. @& Q$ \_# ~/ V/ f$ N0 U4 \_- a  
「可不是么。」  
  
「航家铲。」听到这话，张然自然而然的骂出声。  
  
自己的租屋里出了事，自然不能不管，第二日，杜思文还算老实的到现场去调查情况，只可惜现场被拉了警戒线，即便自己报出包租公的身份也不能进入，无奈，只能听了母亲张然的建议，去把名下的其他房子都核查一遍。) m3 ]; K$ n8 \_9 Y  
\* Z3 {# R1 r) O1 p' r  
八月的羊城，阳光何其毒辣，杜思文又生的肥头大耳，不过走了几户，他就热的满头大汗，浑似刚出了桑拿房。  
  
「扑街，吸什么毒，害老子晒这么大太阳。」杜思文骂骂咧咧的，寻了墙角阴凉处暂避，对面这处略显老旧的筒搂是今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。& \, e" s' w4 i+ I2 v8 U  
0 g; m+ v/ {1 o, G3 I; J  
筒子楼里逼仄闷气，一股老旧发霉的古怪气味始终不散，现下正是白天，楼里静悄悄的，连个鬼影都无。也就是张然心善，执意买了这栋楼，以极低的租金对外出租，权当做了善事，若非如此，杜思文是决计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收租的。随便寻了其中一户人家「咚咚咚，开门，我房东。」杜思文提着刚买的饮料，焦躁的敲门。$ F; Q4 z! }- r% S. m  
  
如是敲了四五遍，里面始终确认应答，杜思文喊道：「家里没人吗？没人的话我开门咯。」# S3 l2 |0 I/ ^. [  
0 l% ?# {2 j4 E: {2 q8 D; c% H  
又在钥匙链中翻找了一会，终于寻到钥匙开门，甫一开门，便闻到了一种诡异的香气，再看小小的房间里，杂物丢的满地都是，一方小桌，旁边倒着一位，桌上还摆着一些他从未见过的物件，正中一根蜡烛烧的正旺。桌旁，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软软的倒着，生死不知。! s1 R) {9 B( o) e  
1 ?! D' Q1 S) V  
「扑街仔，我顶你个肺，吸毒是吗？」杜思文怒不可遏，掏出手机就要拍照留证据，而后报警。  
0 K' X& w4 u& g5 ^% {\* {  
可是，电话刚刚拨通，他却不知门后还隐蔽了一人，举着电饭锅冲他后脑勺就是一顿蒙砸。8 F6 }) ]& \_9 i: a8 i1 m' c. D  
+ y( `! H2 J2 c& Z  N9 O$ R+ k  
「喂，羊城公安局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？」8 J; }7 W- o1 o; g. ?  
& c\* \" ]0 N4 |: B  
「咚咚咚，梆梆梆，嘟嘟嘟。」剧烈的敲击声过后，盲音响起，想是电话别人掐断了。% z! q2 n% a+ W5 z# q+ E  
  
---  
  
七点已经过了，莫看天上日头未落，可已过了老杜家的饭点，往日里杜思文这死胖子早该回家吃饭，张然看着没心没肺吃饭的杜德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嗔道：「你怎么就知道吃，孩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也不知你怎么吃的下。」5 S# n# s% l9 n1 e  
  
杜德运则不以为然：「孩子大了，不能再像小时候那般惯着了，就不能让小孩找和女朋友，和朋友一起约惯会什么的，你就是瞎操心。」7 X3 U0 ~+ g2 `: i\* x, k  
: u0 ~  \& S$ r/ ?( t0 `; }  
「可是我这心总感觉没着落似的，就怕这孩子出什么事。」张然依然没有心情动筷子，不放心的起身到阳台去看，只盼能看到杜思文白胖的身影。# V9 L" J( ]1 L8 [, R  
4 l3 X( ]2 n9 \9 ?\* [  
左等右盼，杜思文始终不出现，张然的心越揪越紧，直到手机上显示了当地民警的电话，张然立刻就慌了，不过也不能露怯，只能强打精神：「喂，你好，我是张然。」9 \_0 `+ V, D9 w  
  
「杜夫人，您好，我是羊城公安局民警，请问您是杜思文的家属吗？」电话那头，民警机械的问着，听到这话，张然直觉一口凉气直顶天灵盖。  
! q  Q8 |& a% r# g) t  
「我，我是他的妈妈，杜思文是又犯什么事了吗？」张然强装镇定，毕竟还没有落实情况，贸然失态不是她的作风。  
" |6 X; ~" W2 [: X+ V% W6 [9 J  
「您现在有空吗？希望您能尽快到羊城公安局来，我们有事和您确认。」  
  
「什么事？是和杜思文有关吗？你告诉我。」张然急迫的问。  
' n3 {8 j0 B- ]8 r\* X  
「您先过来吧，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。」! u% h1 P4 y$ X; z; V, ~3 U  
  
轰隆，张然只觉得天都塌了，好端端的，做完刚从警局出来，怎么今天又混到警局旺了，这孩子，可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。  
/ \_7 e. c7 o0 k& R' O5 P$ L0 N6 ~  
张然的头脑飞速的运转着，她平素是一个极为冷静的人，只可惜如今事情出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，所谓关心则乱，她焦躁的在屋子里转了几圈，始终也拿不定主义，正要和杜德运商议，却听杜德运那边也来了电话。  
  k6 k' H7 W# t9 y+ d% @- Q  
「喂，杜处，我小朱啊，朱栖梧。好久不见，都把我给忘了吧。」  
# V! B8 F9 q+ ^/ b  
「哎哟，不敢不敢，朱大厅长这么晚打我电话做甚，我现在一介草民，可当不起什么杜处这个名号了。」杜德运本还要揶揄一番，怎料看到张然慌乱的神情，只得作罢，正色问道：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」  
  
「小杜被人梆了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们的人一直跟着呢，保证护他周全。」朱栖梧听懂杜德运的弦外之音，立刻收起了玩闹心思，亦一板一眼的回道。  
9 K8 M, ]% S; U2 U/ C. s  
「什么？」杜德运后脑一阵眩晕，这是多年的顽疾了，自打重伤醒来之后，便不能太过激动，是以许多事情，他也都看的开了，不过今日之事实在过于震撼，杜德运哪里受得住，脸上瞬间一片潮红，直挺挺的后倒下去。& X" i. ?& L; j" K/ t( x  
3 {; u\* U! @\* D9 o  k  
「德运！」张然大惊，抢过前去勉强扶住了他，刚刚电话里的内容她也听着了，美目中厉芒乍现。9 C2 b; p, J4 \_! L% [1 Y7 k  
, h\* {4 d, v  i. C! I/ P" J  
「把，把，把，思文带回来。」后脑的眩晕让杜德运连说话都开始打结。  
  
「德运，别说了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」张然哪里听的进去，慌乱的拨打着急救电话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孩子完好无损的带回来的。」  
  
「不，不要，不，不要伤人，要相信警察，相信法律。」杜德运紧握着张然的手，一字一句的吩咐着：「你，你千万要答应我，不，不要伤人。」  
# q1 C8 x- p/ `. s9 i3 G  
「恩，我答应你，我相信警察，相信法律，不伤人。」张然早泣不成声：「德运，不要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办，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？」  
1 A  `) j) ]& \& v( C! `) @; T  
太阳落下，急救车响着警笛呼啸而过。  
  
失去了儿子加上再次病倒的丈夫，枷锁打开，那个蛰伏了二十年的张然，回来了。6 j3 Y5 u& g& J4 `7 O  
  
「喂，新雄吗？对，是我。到我在医院门口，和我去一趟警局。对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」张然简单吩咐一声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- a, Q" ^/ Z8 u  M" S/ g; Y  
3 e4 ]+ p: J' ]\* Z8 X  
王新雄何许人也？他本是蒋菱菲的心腹，一直是她的司机，后来张然得势，又做了张然的司机，亦是张然的心腹，这些年张然在羊城隐居，便把王新雄一并讨了来，如今他已在羊城混出了一番事业，靠着宝岛同胞的身份，成功洗白上岸，旗下有数个公司，资产过十亿。0 g# r' `2 P# {+ ?  
0 K% K+ P5 S" @0 G/ V  
半个钟后，羊城警局。6 M& ]4 r5 H: Q5 S4 Q8 U$ x  
  
1 N7 u% ?: l' M: r% e' j0 R  
「这位先生，请您注意言辞。」立时有人来喝止。. X\* Z% @3 d& c- v  
  
「靠北哟，虾米啊？说脏话犯法的咩？你当我是被吓大的？」王新雄毫不相让，甚至当着前来喝止警察的面打起了电话：「喂，幺妹，帮我查一查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掳了大侄子，把他送到警察局来啊，这帮人吃着公家饭，结果人丢了都找不回来，只能我们自己动手了。」$ ^9 l' |: b6 d9 I  
  
「收到。」  
  
「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，这里不是宝岛，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犯罪行为。」  
  
「你说撒小？不要诽谤我哦，我说了，让人把违法犯罪的罪犯送到警察局来，这也违法的咩？」王新雄依旧嚣张。刻意在违法犯罪，罪犯之类的字上加了重音，一次又一次的触碰着警察的底线。+ [4 J/ \_1 H4 s  
  
王新雄的嚣张策略初见成效，得意扬扬的看着围拢上来的警察，最后说了一句：「看咩啊？要么动手抓我，要么就去干活，不要拿着纳税人的钱在这里磨洋工。」  
# a  m0 k/ X3 S\* W  
「你这个混蛋。」早有热血青年看他不惯，几人挤了上来：「姓名，年龄，现在我们怀疑你涉嫌寻隙滋事，请和我们进去。」说罢，就要动手拿人。  
  
数人推推搡搡，眼看着银手镯就要扣上，谭梦薇局长站了出来，对着警员们就是一顿臭骂：「够了，丢人丢的还不到家是不是？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不赶快去找失踪的人，在这里窝里横，算什么？楞着做什么，放人，动起来。」  
  
张然跟在后面，带着笑意说：「如是就麻烦谭局长了，我等着您的好消息。」两只玉手握到一处，张然又道：「希望您能理解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」' O9 g\* R# O! K) Z, r' S! F: @3 r  
! I: l% f2 P" A( u  
「我能理解，杜夫人，您千万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，相信警方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」谭梦薇看着张然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又是一阵头大。. \_& R1 ]3 U$ l# b& A  
  {1 q% r  [6 ^% p$ K' b9 |' t  
「希望如此。」张然笑笑，显然没有把谭梦薇的话放到心上。6 C, ?\* T\* M6 i; e  
) t# i, T3 O) {2 i2 h& {: f  
与此同时，羊沪高速上  
  
一辆满载的货车正在向北疾驰，车厢上广鑫物流的标志早已模糊不清，一胖一瘦两名司机此时正在激烈的斗嘴。; x3 l3 C0 \$ Z\* K  
  
胖的骂道：「你个死老鼠，吸那么多，差点坏了大事。」  
$ Y, r& g/ w- ^, J. U; Q4 w  
「恩，哼哼哼，大哥，花猫，我们到哪儿了？」瘦的此时依然神智不清，口齿含糊。3 e2 r4 t3 n6 H8 G  
  
「到哪儿了？你他妈还没清醒是不是？他妈的。」原来胖的叫花猫，此时他愤怒的打开随身的水壶，一壶温水毫不迟疑的全部倒在了老鼠的头上，如是刺激下来，那个叫老鼠的瘦子终于有了清醒的迹象。  
0 L5 i9 G& W9 g; X5 S4 v  
「恩，花猫，咱怎么上高速了，不是说好了明天白天才走的吗？」老鼠也不生气，看着车外黑黝黝的天空，茫然的问道。) [9 j& i4 `; y/ l3 q2 d, T6 D" B9 m  
  
「白天走，等到明天我们就死了个屁的了，迟早他妈被你害死。」花猫气不过，拿起放空的水杯要像老鼠劈头盖脸的砸了过去，幸好此时他在开车，一心不能二用，否则就金属的保温杯这般砸下去，非给老鼠开了瓢不可。7 S5 [9 z/ T( q0 ~0 O  
0 E2 A3 M( U  D9 N) v  
「大哥，别，别打，怎么了？我们事发了？」老鼠不禁后怕起来。  
! N1 t/ m- r5 P\* m" Q  p  
「吸，他妈的吸死你。」花猫又骂，不过看老鼠态度还不错，精神也正常了，便给他解释起来：「他妈的，咱的老窝别人发现了，后面那小子看到了你在吸毒，要不是老子反应快，直接把他砸晕了，现在咱两已经在蹲号子了。」6 f/ ^( `% a' v/ |0 D6 U  
  
「啊？别人发现了，为什么不直接。一了百了。」老鼠拿手在脖子上比画一个手势。- Z0 I  q7 O$ n) v  
  
「你懂个屁，北边现在缺人，直接在当地弄肯定不好下手，咱这次直接给他带个活的，到时候好处还少的了咱哥两的吗？」花猫得意的笑着：「把货送到，再把人一交，下辈子的钱都赚够了，然后我们直接从沪埠出海，再不回来了。」8 l" ?8 ]" }3 k9 a' S. s! B( j  
  
「对，再不回来了。」老鼠也跟着附和。  
  
「呜呜呜。」杜思文被塞在拥挤黑暗的车厢里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4 J  j4 R3 [. e% E5 j3 g  
  
「大哥，后面有辆车，跟着我们很久了，是不是被招子盯上了？」服务区里，趁着上厕所的功夫，老鼠指着一辆轿车，警惕的说。  
6 b# D1 a, B' s; X  f  
「走，下个高速口下去，到市区绕一圈就知道了。」花猫回道，这样的盯梢他们处理了很多次，非常有经验，等到下个城市，市区专挑堵车的路稍微转一圈，只要能争取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货车拿水一冲，车厢上的泥灰洗掉，再换个牌照，盯梢的打死也不会发觉异常。他们的车是广鑫的制式车辆，稍微运作一下，便足以鱼目混珠。  
  
不得不说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这么一番折腾之后老鼠花猫还真把朱栖梧安排的人手给甩了去，赫焕然一新的物流车重新上了高速，一路无忧的笔直向北开去。' f8 y0 x6 [( `% H  
, }; G) K/ c( P5 i  
姑苏，金鸡湖  
  
保罗自被丽安娜惩治过后，日子也过的不算轻松，任哪个男人在壮年之时被强制阉割，都是对心理以及生理打击极大的事情，二十年前，他靠着乔治公爵的名号，利用撒克逊人的身份，侥幸在那场席卷金陵的大清洗中躲过了牵连。可是代价则是脚上被植入了芯片，终身再不能离开别墅半步，不是坐牢，胜似坐牢。  
& J" X- H/ \% d2 w. y, `0 }- F  
每每抚摸着残缺的胯下，保罗总是无能狂怒，心理在二十年间也逐渐变态，饶是他竭力利用平生所学维持着自己的男人形象，可是哪里能逃过万物生长之规律。5 l; f& K3 u7 ]% I1 j" M6 ~  
/ R6 V8 n+ H7 a4 |  
可叹他打了一辈子的鹰，到最后，竟还是被鹰啄了眼。心理和生理的不协调，是会出大事情的，初还打些睾酮来维持男人的假象，可是睾酮愈多，性欲越强，又失去了发泄的出口，那可真是一段难熬的时光。( g, j1 Q; B6 }; M3 D  
  
后来，一个老熟人找上了他，靠着重操旧业，勉强心无旁骛了一段时间，这样的结果就是，性欲更加肆无忌惮的反弹。后来，保罗终于认清了现实，他是一名出色的医生，理智占据了上风，为了让自己好好的活下去，他第一次给自己注射的雌激素来抑制性渴望。7 G: u9 v, p. ^4 d  
  
万事开头难，潜台词就是，只要开头的难关迈过去了，后面的事情就会变得顺理成章。  
  
别墅里开始种上了花草，阿珂留下的刺绣团扇也再一次发挥了余热，躁动的心灵终于慢慢寻到了平静的港湾，即便这个港湾已被扭曲变形。  
  
「做完这单，我就再也不干了。」保罗在心底慢慢的起着誓言。  
9 L# H! I0 A5 I9 X5 H# u! X  
别墅后门徐徐打开，花猫老鼠两人自到了姑苏之后，又按照之前的约定，在城郊多处窝点改换车牌，车辆，最终，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后，将货物单独放到城南一处绝对隐蔽之所，二人带着早饿到眼冒金星的杜思文来到了别墅里。  
+ n8 \_3 k; i/ f8 d- M  
两人进了车库，随着库门关闭，一电脑合成音响起：「东西放下，你们走吧。」9 W) [! o  t6 ]; ]1 c  
  
「听说您这里还收肉票，我们给您带来了。」花猫一个眼神，老鼠便拖着杜思文浑下了车，因体重差距过大，老鼠做完早累的气喘吁吁。  
  
「人留下吧，你们可以走了。」保罗看他们丢下来一个蔫巴的白胖子，已有怒意，随口就要喝散他们。  
  
「怎么还不走？老板的事情，我自然会去处理，你们看着时间，自行到城南取货就是。」保罗有些疑惑：「哦，赏金不会少你们的，到时候一并取走就是。」  
! m% n+ U; H2 L# P/ `$ F' v\* P  
「谢谢大老板，谢谢大老板。」两人欢喜的去了。" Q4 b6 V  B0 t/ M' T/ T4 D+ `$ s  
  
「怎生是个白胖子，若是精装大汉倒还有几分说道。」保罗透过监视器，看着软在地上的杜思文，不满的嘟囔着。) h7 U9 @" ^) s  ?8 ]' E) s  
+ H1 n- k" c, O. S3 i% l% D( s' L2 ]  
「罢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」自打上个男人被折磨致死后，后庭还从未享受过男人肉棒的滋润，此人看着年岁不大，想来精液该是无比甜美的。保罗饥渴的舔了舔通红的嘴唇，踩着高跟鞋向车库走去。  
  
杜思文醒了过来，这是一个相当安静的房间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玫瑰花香，身体回复了气力，他被人五花大绑的捆在床上，身上一丝不挂，迅速恢复了理智，杜思文大声哭闹起来。  
1 O8 g+ E! @$ S; f9 h  
「不怕，不怕，奴家等下就来。」不远处传来一个古怪的声音，本该是粗狂低沉的男音，此刻却可以拉高了音调，便如电视里的太监音一般，说不出的诡异，再加上房间里目不能视，杜思文恐惧的哭闹起来。- R/ L+ h; ~2 m% j  
1 Y) D5 I& c; |  
「男人总是这般急躁，容奴家沐浴更衣，你我在行周公之礼，岂不妙哉，罢罢罢，奴家这便出来就是。」保罗倚在门边，悠悠打开夜灯，透过蒙眬的灯光，杜思文只看一高大人影慢慢像他走来。) E- [& O; P+ o  
% O5 q0 H& ?2 \. |6 }$ V\* O  
「你是谁，我求求你放了我。」杜思文被这诡异场景吓到，早语无伦次。  
3 r\* Z9 `( t" Z/ W1 P9 g- [5 f  
「莫怕，待我俩共度云雨之后，奴家自然会放了你。」保罗越走越进了，他背着灯，杜思文压根看不清他的面容。/ s5 |9 j7 h$ P$ a5 W  
: t( r3 V6 b- b" c8 S  
「扑街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还是个处男！」  
( d8 K  m  K: |  
听到这话，保罗更加兴奋了，连连叫好：「想不到奴家还能吃到童子鸡的一天。」高大的人影伏了下去，自杜思文的脚心开始舔起，直贪婪的舔到肉虫部位，奈何杜思文此时又惊又惧，无论保罗如何套弄，肉条始终软塌塌的，没有抬头的迹象。  
+ X4 ?, R/ E/ z  S  
不得不承认，超前这个黑影的手法相当美妙，杜思文只感觉无数电流在体内横冲直撞，酥酥麻麻，在保罗的套弄之下，肉条终于有了抬头的迹象。, @" B9 q& N7 a# x\* ]  
  
「官人，奴家服饰的您舒服吗？」保罗问道。  
  
这话若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，杜思文自然会点头，可这个声音是如此的诡异，刚刚提起的兴致，被保罗这一问，激情完全褪去，小肉虫甚至比普通状态下缩的更短了。  
  
保罗看着缩卵的肉虫，有些失落，哀怨的泣道：「我就知道是这般，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就知道欺辱奴家。」说罢，又将绵软的肉条含入口中，妄图用口腔的温暖再次唤醒他。  
  
此时杜思文终于慢慢适应了房间里微弱的光线，带着畏惧的心里向胯下那人看去，只见那人手法乌黑，脸上画着浓妆，喉结粗大，此时自己的肉虫正被男人含在口中进进出出，大叫一声：「扑街。」浑身一抽搐，肉虫短暂的硬了两秒，而后彻底的委顿下去，任保罗如何套弄，再没了抬头的意思。  
  
昏暗的房间，变态的老男人，骇人的声线，种种的一切都化作了恐惧，杜思文，彻底萎了。  
# j! m. k7 r% ?1 N9 s  
「不中用的男人，奴家生气了。」保罗执着的套弄许久，始终无果，终于勃然大怒，摔门而去。